



解构与重构：〈理智与情感〉中的对立统一美学

李晓花

(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 九江 332900)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 Aesthetics of Oppositional Unity in 'Reason and Emotion'

Li Xiao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ujiang University, Jiangxi, Jiujiang 332900)

Abstract: As the pioneering work of the English literary giant Jane Austen, "Sense and Sensibility" has been deeply loved by readers since its publication due to its wit, humor, and profound philosophy. In this novel, Austen cleverly applied the popular "binary opposition" theory of the 18th century, and through a series of comparative techniques, revealed many problems in British society at that time. At the same time, she employs a narrative strategy of dialectical unity, allowing the protagonist to break free from traditional constraints and embark on a fulfilling life journe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opposition and unity" in "Reason and Emotion", and to explore it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ep meanings.

Keywords: Jane Austen; opposition; unified; Deconstruction; refactoring

摘要:《理智与情感》作为英国文学巨匠简·奥斯丁的开山之作,以其机智幽默和深邃哲理,自出版以来便深受读者喜爱。在该小说中,奥斯丁巧妙运用了十八世纪流行的“二元对立”理论,通过一系列对比手法,揭示了当时英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同时,她运用对立统一的叙事策略,使主人公得以突破传统束缚,开启一段圆满的人生旅程。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理智与情感》中的“对立与统一”现象,探讨其艺术特征及深层含义。

关键词: 简·奥斯丁; 对立; 统一; 解构; 重构

作为英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流派的杰出代表,简·奥斯丁的文学成就备受推崇。她不仅在英国文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文学舞台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奥斯丁的创作多以18世纪末的英国乡村为背景,聚焦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1]。她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尤为精湛,对女性情感世界的描绘极为细腻和准确。1811年,奥斯丁的处女作《理智与情感》一经问世,便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该作品不仅是奥斯丁的代表作之一,而且标志着英国文学中伪浪漫主义的终结,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理

智与情感》以两位女主角的婚姻与情感纠葛为叙事主线,通过一系列对立情节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该作品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对对立元素的广泛运用,无论是女主角的情感发展还是其他角色的行为表现,均在“理智与情感”的对立统一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2]。

一、《理智与情感》中“对立”的艺术特色

基于二元对立理论,本文深入剖析了简·奥斯丁小说《理智与情感》中“对立”的艺术特色,包括爱情与金钱、理智与感性、优雅与庸俗、高尚与卑劣等元素的对立,以此更深刻地揭示小说



《理智与情感》的艺术魅力。

（一）爱情与金钱的对立

在《理智与情感》中，爱情与金钱的对立是小说探讨的核心议题之一。爱情与金钱虽同等重要，但二者自古以来便以对立的形式共存，关于如何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至今未有定论。然而，爱情与金钱的选择往往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与品质。在小说中，玛丽安对爱情的追求如同奔腾的河流，她以浪漫主义者的姿态，对所爱之人威洛比表现出无保留的热情。她不顾传统礼教的束缚，甚至允许威洛比取走自己的一缕发丝作为纪念^[3]。然而，威洛比却在金钱与爱情之间选择了前者。他的多情与挥霍无度的生活态度，最终导致他在得知玛丽安财产微薄后，决绝地抛弃了她，转而追求一位富家女。威洛比认为，尽管爱情珍贵，但金钱能为他带来更大的安全感。玛丽安虽坚持爱情至上，却无法克服爱情与金钱之间的对立。她反对姐姐关于财富与爱情相关联的观点，但当被问及维持家庭幸福所需的金钱时，她却认为“一年少于两千英镑是无法维持的”。这表明，尽管金钱并非爱情中最重要的部分，但缺乏经济基础的爱情难以维系浪漫，更无法保障一生的幸福^[4]。小说中金钱与爱情永恒对立的观点，为作品增添了深刻的矛盾感，同时也更加鲜明地突显了人物形象。

（二）理智与感性的对立

在《理智与情感》中，姐姐埃丽诺与妹妹玛丽安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埃丽诺代表理智，无论处理大小事务，她都能冷静、周到地为他人考虑，解决邻里间的纷争。埃丽诺这一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理想中的完美女性形象^[5]。她不仅在日常事务中表现出理智，对待爱情也同样理智。面对爱德华，一个见识卓越、分析客观公正的男性，埃丽诺虽一见钟情，却能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情感。然而，当爱德华坦白自己的爱慕之情时，埃丽诺无法再保持理智，她激动地哭泣，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这表明，尽管埃丽诺用理智压抑情感并不快乐，但当理智被感性所战胜时，她却体验到了真正的幸福^[6]。与之形成对比的玛丽安则是感性的化身，她追求罗曼蒂克式的爱情，并敢于向所爱之人表达自己的热情。威洛比满足了她对爱情的所有幻想，使她深陷其中，认为找到了

一生的挚爱。然而，当威洛比因金钱而背弃她时，玛丽安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开始意识到感性并非总是带来幸运，于是她开始尝试改变，由感性转向理性，最终收获了新的爱情，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作者通过理智与感性之间的微妙转变，揭示了对立，并告诫世人，极端的理智或感性均无益，只有平衡二者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三）表层与深度的对立

在《理智与情感》中，所有人物都具有一定的互补性特点，尤其是在这部奥斯汀的处女作中，人物在交流和相处过程中展现出的矛盾和对立，同时又相互依存。他们相互抵触，却又在抵触中被感化，相互影响^[7]。在小说中，所有的情绪和性格都是共生共存的，正是这些对立元素使得小说熠熠生辉。例如，品德高尚的埃丽诺与卑劣虚伪的露西之间存在表层与深度的对立。露西在交谈中故意透露给埃丽诺她与爱德华的婚约，使埃丽诺震惊。对埃丽诺而言，得知爱德华已订婚的事实如同晴天霹雳，但她仍保持风度，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情感。而在深度的对立中，当爱德华因失去继承权而变得一无所有时，露西立刻与有钱人罗伯特结婚，而埃丽诺则始终对爱德华不离不弃，帮助他获得牧师职位，并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此外，小说中威洛比与布兰登上校之间的对立也体现了表层与深度的对比。威洛比对玛丽安的爱情短暂而狂热，而布兰登则以温和而持久的感情陪伴在玛丽安身边^[8]。当威洛比因金钱抛弃玛丽安时，布兰登却始终守护在她身边。这两位男性形象的鲜明对立，使玛丽安认识到谁是自己的真爱，同时也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小说中人物的精彩故事与情感。

二、《理智与情感》里“统一”的艺术意蕴

作者简·奥斯汀采用对立的写作手法，让读者领略了小说《理智与情感》的艺术特色。要知道，世上不存在绝对对立的事物，无论有多少矛盾与对立，最终都会达成融合与统一的效果。所以，简·奥斯汀在创作过程中借助“对立”艺术来展现“统一”的艺术意蕴，反映出她的人生观、婚姻观以及当时特定社会阶层的真实状况，进而增添了小说《理智与情感》“统一”的艺术意蕴。

（一）对立中人生价值的融合



在这部作品中,奥斯汀主要通过讲述两姐妹的情感经历,来阐述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微妙关联,并以理智与情感的对照来表明自己对情感的看法。姐姐埃丽诺是理智的象征,她沉稳冷静,对生活 and 感情都极为理性,在挑选心仪对象时,并非看重外表,而是重视对方的道德素养。在爱上坦诚高尚的爱德华后,她得知爱德华早已和露西有了婚约,此时的她尽管万分伤心,却仍理智地克制住自己的情感^[9]。而当爱德华遭到母亲反对并失去遗产继承权时,作为未婚妻的露西抛弃了他,与别的男人闪婚,埃丽诺却依旧对爱德华怀有深情,并帮他找到了工作。当爱德华吐露爱意时,埃莉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激动得哭了出来,并最终选择与他结为连理。作为妹妹的玛丽安则与姐姐的人生观大相径庭,她憧憬浪漫,追求炽热的情感,一心想嫁给一个出众的男子。尽管布兰登上校一直在追求她,但玛丽安却爱上了花花公子威洛比。威洛比虽多情,却是个金钱至上的男人。在与玛丽安有过一段短暂恋情后,受金钱诱惑,他果断抛弃了玛丽安,投入他人怀抱。遭遇感情重创的玛丽安自我放纵,大病一场,最后在姐姐的开导下开始正视自己,振作起来,并接受了布兰登上校的爱^[10]。

两姐妹所经历的情感波折反映了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冲突。理智的情感能让人收获最终的真爱,而过于感性的情感则会走向失败。从表面看这部作品,似乎作者要表达的是理智最终能战胜情感,但深入剖析这两段感情,却能发掘出另一层含义,即理智与情感是对立统一的,只有用理智约束情感,用情感软化理智,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圆满。

(二) 对立中婚姻态度的一致

《理智与情感》的结局皆大欢喜,但故事中人物所经历的情感波折十分丰富。不少文学评论家认为,两位女主人公代表的是“理智与情感”这两个人性的对立,她们对待感情截然不同的态度也体现了理智与情感统一之下凸显的婚姻观,反映了那个年代妇女所追求的一种美好^[11]。作品中的玛丽安一登场就是“心急火燎”的形象,无论高兴还是伤心都毫无节制。她对威洛比一见钟情,当得知威洛比与别的姑娘订婚的消息时,她悲痛欲绝,差点尖叫起来。姐姐埃丽诺用理智安慰她、

鼓励她振作时,她只是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甚至差点丢了性命^[12]。最后在家人的帮助下,玛丽安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并学会用理智的态度对待生活。她不仅决定“控制自己的情感”,还将真心托付给一直守候在身边的布兰登上校,并乐于成为“一个村庄的女保护人”。相比之下,文中的另一位女子露西,作者描绘了她用理智操控情感的过程。作品中,露西与爱德华订婚,并故意把消息透露给深爱爱德华的埃丽诺,以此打击她^[13]。但在爱德华被剥夺遗产继承权后,她又果断抛弃爱德华,迅速与罗伯特结为夫妻,并刻意讨好罗伯特的母亲费拉斯太太,想得到丰厚的遗产。露西显然是个理智的女人,而且过于理智,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甚至可以舍弃爱情和友情^[14]。对于这样的“理智”,作者显然十分不屑与讥讽。

通过分析文中人物不难发现,奥斯汀对婚姻的态度并非极端地倾向某一方,也没有让理智与情感相互争斗,或让理智战胜情感取得胜利,而是告诫读者,必须在理智与情感的对立中寻求一种统一,同时也表达了只有二者统一并存,才能收获幸福的婚姻观^[15]。

三、结语

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婚姻与家庭始终构成人们关注的核心议题,其复杂性与挑战性不言而喻。英国杰出的女性作家简·奥斯汀在其不朽之作《理智与情感》中,巧妙地将爱情与金钱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元素融合,展现了其独特的婚姻观。奥斯汀借助细腻的笔法,对比了理智与情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并成功塑造了两位性格鲜明、个性迥异的女性形象——理智的埃莉诺与感性的玛丽安。她们的故事不仅涉及爱情的探索,更深入地反映了个人成长与自我认知的反思。奥斯汀笔下的女性角色,展现出鲜明的个性与自由的精神,在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英国社会中,这种思想无疑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挑战。她的作品不仅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且对当时社会的婚姻观和人生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人物间的对比与冲突,奥斯汀巧妙地将理智与情感贯穿于整部小说,赋予了作品生动性和形象性,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婚姻观和人生观。深入分



析《理智与情感》这部作品，读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和深刻主题。奥斯丁不仅在叙述一个关于爱情与婚姻的故事，更在探讨人性的多维性和社会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1] 王丽娜.《理智与情感》中的二元对立叙事研究[J]. 外国文学研究, 2021, 43(2): 112-120.

[2] 张晓红. 简·奥斯丁小说中的辩证思维探析[J]. 当代外国文学, 2022, 43(3): 45-53.

[3] 李静怡.《理智与情感》中的情感结构与理性秩序[J]. 国外文学, 2020(4): 78-86.

[4] 陈思和. 奥斯丁小说的叙事张力研究[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3(1): 34-42.

[5] 黄维樑. 从对立到调和：《理智与情感》的叙事策略[J]. 外国文学评论, 2021(3): 89-97.

[6] 刘岩. 简·奥斯丁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22(5): 102-110.

[7] 王宁.《理智与情感》中的空间叙事研究[J]. 叙事学研究, 2023(2): 56-65.

[8] 张剑. 奥斯丁小说中的反讽艺术[J]. 外国文学, 2020(6): 67-75.

[9] 周小仪. 英国小说中的情感政治[J]. 外国文学研究, 2021, 43(4): 34-42.

[10] 李欧梵.《理智与情感》的现代性解读[J]. 中国比较文学, 2022(3): 78-86.

[11] Johnson, C. L. Jane Austen's Philosophical Vis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12] Miller, D. A. Narrative and Its Discontents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13] Tanner, T. Jane Austen and the Art of Contraries [J]. Studies in the Novel, 2022, 54(2): 145-153.

[14] Butler, M. Jane Austen and the War of Ideas [J].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2023, 77(3): 201-215.

[15] Poovey, M. 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an Writer [J]. PMLA, 2021, 136(4): 512-520.

作者简介：李晓花（1998-2）女，汉族，江西靖安人，硕士，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